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蔡國瑚

景迂生集卷十四

宋　晁說之　撰

雜著

歷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皆本於甲寅元漢安

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泌及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或曰歷黄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黄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

曆不同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曆家皆因之而起算云爾周大衍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夏承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曆漢劉洪於曆最善其表言曰甲寅曆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命曆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曆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韋昭曰商主大

火其果合于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僖公五年丙寅亦歲在大火上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見歲在大火此固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又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且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歷得己丑二分殷歷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

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歴也緯所據者殷歴也氣合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始變虞夏之歴也世紀公子譜三統歴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歴也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夫所謂未立者言當立之為君不踰年而卒未得立以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之曰子而不書之為君書之為君則不

可而數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耶外傳以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君之則非也世紀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于外傳之論也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

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顧氏孔頴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為非何其妄也葢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汙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如夫子於易曰包羲氏

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之相繼也黄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君歟仲壬四年丙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為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為三十六年或以為二十二年或以為十七年雍己在位或以為十三年或以為十二年中丁在位或以為十二年或以為

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為十五年或以為五年沃甲在位或以為二十年或以為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為三十二年或以為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以為十八年或以為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為二十一年或以為二十年廪辛在位或以為五年或以為六年庚丁在位或以為六年或以為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為三十七年或以為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有七年雍己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

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享年不合誠非矣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皆同

辯謚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其高也亦無所待而知其明也聖人之道曷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耶孔子固聖人孰知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令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於卿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說詩必待魯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玄虛釋氏幻妄以明易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

乎昔日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耶盖無得於易而溺
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易而亦無得於
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
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
而奚小體之論哉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入
不可以居老氏自處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
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至極歸

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伸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然而然非自然也果相資以用否耶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崇也春秋不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内妾婦且知尊無二上矣予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子歟尊孟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耶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撓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耶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

論曰剌孟則亦過矣然不為無謂也如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為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覯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强辯桀驁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逺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顔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悉後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耶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𣪊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為書也其出為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即拜歆周禮博士書乃傳焉是書大抵煩禮瀆儀靡政僭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各懸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潰矣是日州長各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耶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則鄉師稽器州長

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祭索鬼神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禜族師祭酺閭胥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而力役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也將使斯民終歲遽遽然不得服田疇安室廬而奉有司之役耶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已衆矣畿内千里而卿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八千人有竒其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

尚可勝其任耶是書屬其民者如此則於禮樂政刑復何論哉昔周公位冢宰正百辟令書冢宰乃特正其治其治官之屬何耶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為正矣學者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録之耶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脫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也

又孰可王肅斥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有取焉嗚呼使周禮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況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非也將有禍經術而病天下者矣兩漢張禹經為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政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

禹乃為身老子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此經義意也
蓋禹於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
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攘漢日夜更
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國師歆輩一切
文六藝之言為其蹠也奈何梁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
百卷又昇殿自講說甚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
國用事异乃為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介紹之卒以亡
梁而帝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嗟歟不通經果不害

其為士安得真儒以語哉

大辨

說之避地高郵卧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辨

近世學者喜於離析配合之說蓋有所自矣昔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蓋為一家戶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

事君則忠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温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

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親見聖人之比也

大辨後說

予既作大辨問者曰臣子之事果無異曰仁義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耳臣事則國事也諫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

者生事也致其力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
明天下之所事者莫踰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
臣之事何也曰幹父之蠱也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蠱
也裕君之蠱訣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
上九為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
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羣之談
以苟異今誰辨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

篤父子

申劉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孟子為之辨正大端自謂悉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軻之繆乃大聳嘆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既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待堯三年

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與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義莫此為甚堯茍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為舜者曷不讓之於攝政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即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逝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偽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偽毫髪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奮袂而起舜或倡之耶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為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

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吾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宜則舜以天下病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天下於堯乃受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憾彼朝覲獄訟者必怨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

而實欲殺之也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肇耶夫既不忍堯之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又皆例之耶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著見其薦益事則溫公辨之矣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予少亦狃習

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重輕況他人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誦讀思索加之以師友博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非若可器之物腐爛而故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已之所謂新者乃六藝之所故得也故何矜哉是以昔之人皇皇然惟恐其不得

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此而今人乃新之急耶若乃其新則有之盖贅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其心思為己名譽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

以為新而餌彼薄劣之欲耶是特有害于其言而已乎著于政事吾民將不勝其弊可不慎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辨

東坡作剛説以為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之所

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猶鑒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身軀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貴乎剛哉嘗試觀之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滙為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哉是無他焉水之為物誠焉爾也令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則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容得以辨諸

和陶引辨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子孺和揚雄就人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觀鳥跡時可責以鍾張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

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温柔而易直如歎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

之激左思之放本出於劉而祖於曹未易容後來者之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為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令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閒遠之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温公斥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辨

之云爾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令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用心陶之為器範木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

狀既判則一為塤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隈巖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耶各安於分耶故方其完也或以塤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之則會同於糞壤之間矣為器不同為棄一也彼貴塤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汗及踵而布油不輟曉使僮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活之又數百焉

既而語余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者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耶將水陸纖介蚍蜉蟭螟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活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蟭螟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燈甌乎凡焦爛之蟲已絕未絕

穰穰填溢何啻億萬豈可以之度其目數哉子以百數之燕雀不足以補千燈之爛蟲也明矣天如不聞則已如其聞之必攘臂大怒以子私一身之福損億萬之命必踣子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子之所樂也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咎故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道可行則利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禳

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非徒無益也蒙昧之見又有害者若焦蟲之類或可戒已

辯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予問何謂介爾曰自吾祖荆溪以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奈何頗聞荆溪無不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然不害其為荆溪也此字葢當如漢書介居河北之介

晉灼曰介時也訖黠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咳之狀喉中介介如梗讀亦如戛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相欵又易介于石古文作砎鄭康成云磨砎也古八反夫磨砎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潔云爾恂曰竊嘗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顧書之予每恨晚輩飄廢形神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

己卯嵩山景迂生書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徒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能自傳於後世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實二公之力為多也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圓凛然有聲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博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能如韓有功於孔氏近則嵩力辨歐陽之謗有古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仇而慕其善又一反哉竊嘗

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者爲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天台僧了然字焕之年三十六歳天姿秀發傳其教甚力比嘗辛苦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爲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人而竊爲之懼則深矣蓋斯人賢可妬而能可嫉於余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太早又懼其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鋭封植師説彊界抵太牢也何則今

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能一字不謬何得非嗜聾好瞽而與之共甓瞰世間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喜瑕疵先達不知已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已況他人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束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

予當隱處嵩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畧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洧上老法華曰吾東州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修而自天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茲真修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性者僕謝之曰具縛凡夫與予同在三灾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有死而凡

聖殊有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穢孰淨可不辨之耶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一法門釋迦儐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護無著天親皆願往生而觀音勢至在釋迦所亦在彌陀

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導之後繼有曇鸞道珍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撲觀其目蓋有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為四土則復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惟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室

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共為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淨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

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茍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嗟夫於遠公教典未備之時根機未熟之際率羣賢而創導之智者斂波瀾而淵澄開隱秘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來自淨土而欲斯穢土淨耶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後有慈恩法師復捨乎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

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三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二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作也唐永州巽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似能為維摩之言而身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蓋有人焉如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之觀智近者靈芝律師

之辨論何以上之洧上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芝云

志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鷙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發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説矣心苟有所説則無物不遜吾之

學也比天下萬物之所説者則不足矣象吾之所説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為學者蓋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耶荀卿諭乎假舟楫輿馬則學與性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

敏行者非耶二子之蔽無他不知克己復禮之為學乎顔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道曰克己復禮為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孰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效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益明其言曰學至乎禮

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尚何所克哉觀之復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戶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哉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絕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

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騖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為三家所蔽者誰耶汝志勉之兄向者少嘗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天子講席飄零羇旅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為吾弟作志學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為仁

常念中庸之為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互之報）　無戲言怨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怨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

無貪所讀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其所歸

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布武而適趣則累犀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為然是之謂觀省是之謂克念

論詩

賈島云獄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寰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耶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極殊而幽深閒雅俱絶俗有餘思則一也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出顏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果之力也梁蕭子雲兼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因言人之學亦多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既而為予言曰

知我先君者莫如子今予官圓洛病臥荒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間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

其大如楩柟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簠簋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里閭者大儒之學也温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劍巍然望

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懵愹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宫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氏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語謹乎詁訓通乎倫類頹然古人之風黙而有容若踈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

偸之懷而永絶聲色貨利之心居函文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襃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雪蘄蘄然不可溷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歴代沿革其為人温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

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籤帙之富倍於三館少不鞅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目秃指人以為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奇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賓客是已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隱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其瘠而炙其肥以書畫論古人以鼎彝為好古以簡策

相詩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恕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而兼之多寡者有得其上而或鄙或恕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耶若苟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之學舉子之學非予之所知也於諸公姑取其一以鎔寫所論不敢效揚子雲之品藻也且國家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

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耶是九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

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攘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絶羣議自為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之禮所損益至於繼周者

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逮夫告顔淵之為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談成周者疎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周禮孑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春秋以繼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

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周之弊
草禮之薄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
其得乎斯旨者果何人哉肯區區力誇簡編舛偽之餘
耶且夫自漢元以後天生邁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畧
經濟之模撥亂反正若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
更始者未必徇古之功也藝祖時竇儀李尚書濤
皆以經綸為已任上之所加禮而恨用不極其才者今
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耶嗚呼接伯樂之圖

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蘇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為建官立法一以成周為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繼治世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槁葉之未墜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拓跋夷狄之餘風君臣上下痼禍熾亂而莫之可喻非一旦以成周之高明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為周人之墟矣又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猛亦可賢耶

策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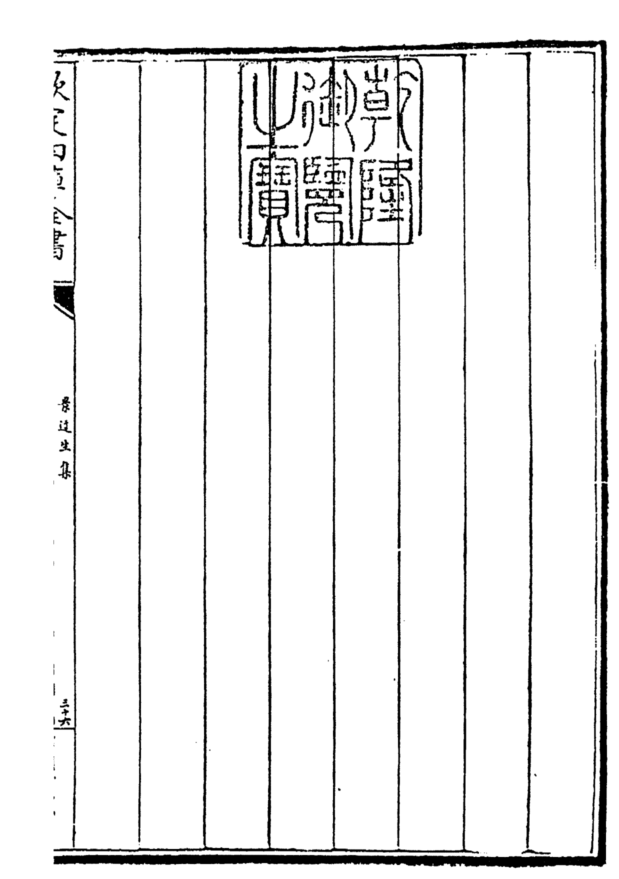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令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十七八商賈農甿之資十減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底亡今强敵跨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

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為咽喉今敵據燕足以自拓巢穴不足以厲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定上無朞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備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勍敵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鎮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重横海軍以撓

三鎮建景州以闢横海豈特一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令滄不命帥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廢昭德為鎮其絶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為一道而白馬津隸黎陽為河北之重今以隸東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為必可伐今之水官漫不省漳之利害

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耶國家之初漕輓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民彀弓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漕輓適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歲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盪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願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美厚質儉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殍之虞者何術常使不乏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鹽之利可榷不可榷鹽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


乾隆御覽之寶

景迂生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景迂生集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蔡國瑚

景迂生集卷十五

宋 晁説之 撰

書

與熙河錢帥書

説之啓鎮洮幕府即日不審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

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
重念綱紀弗整毋一不費整頓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
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畨官卑漢官
罷冗長使者稟侵淫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
慎徼固守則斯言也無乃禍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
古而即今以畧之此熈河一道曹南院稟而不城者也
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
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

云遂冗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為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議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少為忠嗣部伍而晩則罪人也彼朮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令又如何方符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閉關以謝商胡以

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㡿之類二曰屯田以實塞下而省轉輸二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邵茂文者知無不言忠實之士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翚州人行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悚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回次餘乞保重不宣

立春日說之再拜鎮洮經略待制節下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說之伏覩本州刑曹閬中蒲君年四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往往蒙朝廷寵擢良可嘆已說之無狀假手既知謹視遇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齒咋舌之久何敢有鳴於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露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說之上某官節下

與宋運使書

說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贄人回獨蒙教答何勝感仄此外復有（一作為）職事謹用漢制敢（一無此字）言之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戶所訴二萬五千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栗亭縣訴一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說之無狀惟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如上無以稱聖君遠降御香閔雨祈禱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勾馮從事入境道路讙言正為稅

事而來也說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稅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耶且亂山叢溪之間蕞然一郡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久矣令一旦老幼扶携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稅數以醜飢鷹刺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復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勾官失辭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

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稅租能畔岸之也茍若復之或少鐫削之是網羅於前而捕扼於後也方欲哺盃桉而奪之手指也其爲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令則不勝其欺且罔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補斯炎熾之酷也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朝廷者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不貳吾言今玆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爲乎蓋

必欲戲之首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則不獲于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鷙鳥在上重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豫其来儒者之細事患不自免且不自信爾昔舒仲應為沛相袁術以米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飢民術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彼袁術者人之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

斛今兹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况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惸獨矣説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貳也目前似少魯國男子或為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缺

何曰豈無策哉説之老矣乞宫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絶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財幸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説之敢言之

答張直儒先輩書

説之啓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茍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有思渉

者必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一日之學也其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則審問之而後慎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之或曰堯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鄙袖書屈臨辭彩焜燿馳鶩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預禍子貢之搆亂因小乎

太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柳子厚辨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遺乎曾子有子南宫括宓子賤之類多矣其他可置而不言也闞止子我亂乎宰予子我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辨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變則本朝諸公辨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懐大徳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

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草藁未成就參差牴牾之小恕可恕不恕乎又烏覩所謂先黄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爲足下謝覊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風塵

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說之啓上

答陳養蒙刑曹書

說之啓羇旅無歸稅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慰别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不患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私尚何可言足

下之書自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旣貶之後也僕之逐乃在樞密公罷黜之前耳足下文編爛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爲足下謝足下爲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爲如何他日或得欵晤以匃遽不一一說之上

答張伃秀才書

說之啓足下以魯頌質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
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
銖鎰兩失而落於杳冥恍惚中誰能斯之問哉足下但
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
而輕重之遂亦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
吾尚何望也耶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
天下之治亂可勝言耶春秋之王可没而魯僖公則詩
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

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孤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令因金人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畧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隕之魂招而未歸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 明州

說之啓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近中為問達否昨日忽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

官窮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有賢父兄之説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況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賢耶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瞍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

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疏之矣令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侍次以此稟之便可語諸郎曰無以吾不賢而惡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作申劉一篇辨舜河南事輒同往汪信民乃止於此奈何令人痛怛不可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奈何頗恨信民不及見吾申劉也諸郎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為親多愛遞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啓古之人數不躐等學者因不敢躐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心為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辟義困躓童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為腐儒先賢說雖是

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僞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為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辨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温公之疑孟及泰伯之孟子雜辨劉元甫之於瞽瞍

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羇旅之舍而不自珍其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為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毀百出無異報私讐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答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啓前月足下携書見過時僕痼疾初作欲少欵無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子也爾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薄揚子劇秦美新矣何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盡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則僕之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

下賔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令輒以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焉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

正中者也病尚未差勉奉此不旣萬一不宣說之上

答賈子莊書

說之啓去歲道出於黎鞍馬怱怱間獲見眉宇固已為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人又益以為足下喜也令季時相過破我岑寂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區未易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態不能以書牘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仄又復何以言竊惟感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强以為足下

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大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為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若之何謂之亡耶其可不約春秋以為詩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曁周商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實於是乎在陸

璣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為證乎而三倉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他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藴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令有一周易而無

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修春秋
有卿禮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
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自歆家藴
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
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
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耶足下試以
隋唐經籍志及吴氏西齋録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
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来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勤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䏙膭之傳故及諸此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槃嚴釣渭之徒果在書耶果不在書也説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第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咀㕮世間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顔回不遷怒

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之事則得之矣盖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絕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

下又可不疑於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令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歟是未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汗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學於文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書為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説乎此正雄

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何所虧而有待於修耶修果何功於性耶足下才劭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為吏棄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末之有得一日為足下而技癢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人佳思踰月乃得於燈下草草具此較畧不究萬一可憐恕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子應此中甚安不宣謹狀

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秘校足下

答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啓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書仰嘆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註之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奇險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足下乃獨謂之

古學何耶去吾嵩潁乘興宦遊江湖數千里之外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眛輒辯南北之學雖逢人而怒目懷仇者有矣足下復爾稱譽之何耶人之嗜好鹽梅不同一至此耶夫子既没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畧而不道似古人無曾孔荀孟子之語在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疎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國家禮樂文明之盛者奈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目前碌碌尚何為哉足

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耶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上

答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啓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怪令兄初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眛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

為怪異不祥之物歟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詞亹亹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耶甚善甚善更冀日祭讀禮經之餘悉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專一經以成人之理如五采不具而能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當時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獎薦聞之耶逮今日白頭粗能杼軸分

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耶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為不淺他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間更希節哀多愛人遽回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幸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答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啓辱問荷意甚厚且嘆足下不憂樵蘇而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云性與天道不可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斷

喪其意莫斯為甚子貢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真無所聞也譬如學古文者恨九歌九章難及彼方為時文者未嘗對離騷面寧論其難不難耶論語此類不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為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易況於商瞿子木之學耶請以三年為期老兄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奥

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頃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為如何餘遲面言不一一六日說之上

與張仲明書

說之啓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前已畧聞於江子之繼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

日據兵房請辭狀稱觧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力戰

云云説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

伍之外況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為我動揺而斗杓阻

我勢力我鼓聲自振而戈矛加厲寧論白日照明之烈

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謂四之日者蓋見自昔

文詞稱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

何男子雖家不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字可撿乎夫何

作者之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耶或曰是

有害於詩義柰何説之即謝之曰是詩謂豳詩乎夫豳
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而條理順事也
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耶大凡著述家必謹日
月説者以日為月何以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世哉
其義果何在耶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
正朔之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
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攘以為書學者遂因呂覽而薄
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忒耶豳詩六月則夏正

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於理於事果何歸耶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於夏之正月則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曰周之四月必為巧亂於歷如此何耶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氷於十二月二陽初臨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冲冲之意以鑿氷乎且既鑿氷矣必待暴之

於路一月之久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公四年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氷是建丑月藏氷豈若說豳詩者謂藏氷在建寅之乖戾也說豳詩謂出氷於建卯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謂西陸朝覿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合也不知執事者果何從耶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為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於豳土責農民必謹氣候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耶凡

此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乎老
僕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辨詳矣特以王氏之學方熾於
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變以取勝其不善者忽
畧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微敢當一世之怒氣少出所
學哉因循不為吾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
皆無所當而昔之人於此也未甞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關
關者必責之以關雎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卷耳之
勤勞可不可耶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詩以與毛詩辨

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辨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二三畏友之是賴也如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薄遽中草畧不宣八月三十日説之上仲明學士足下

答張頤先輩書

説之啓衰暮流落高郵首得尊公申兩家五世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欿然自抑有所懐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絶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

之輒奮然曰披席之子何妨門户之夸耶頃年甞作九學論一篇偶獲存於金兵殘毀故楮中謹以為今日之獻惟望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苦學乃能嘆嗟者也老僕作九學論雖甞見稱於鄭洛學者而蒙東都之士詆誚亦不少足下以為如何勉旃勉旃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答錢申伯書

說之啓申伯足下人來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復甚愧

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幾年之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況惟易之問而他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卒歸於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揚雄不純其行王弼何晏筍況本致寇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闚覰之貞女烏覩潔淨一有精微字之為易哉乃獨推功於穆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

伯並耶尚容逋亡之老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笑耶雖然左氏之卦變恐自有一書如焦氏易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為用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蟊賊易象固有罪矣其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論而勿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令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傅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諒之嗟夫易

之所以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何敢後乎申伯之奉哉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答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啓老益迂拙無以立朝上章膺奬招讒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敵騎渡河蒼黃覔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絕流始知古人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

既而聞敵人破拱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伍雜然奔亡朝雨暮雲飢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過之處敵兵與潰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畧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忽忽求覓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冀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聞而得文彩煥爛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

自立於圖治之朝而少居構亂之鄉妻孥方且恥笑足下乃處以前輩典刑無乃為足下知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小人也尚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豈不謂不茍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亂以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茍以為避危而去亂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異羈旅之舍也小

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下以為如何足下旦夕間絕浙江遊會稽訪謝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知吾言也足下强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

箕山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啓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别於今二十餘年矣中間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于河東自免還江南畧聞

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爲慰説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於壯輿者多矣幸而聖明恩寛使得食祠廟之禄每念壯輿之歸便絶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説之自是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入洛省親舊於司馬公家及范醇甫家見先丈外紀紀年二書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林之樂鏗鏘閳豁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觀自序一篇則復欷歔怫鬱幾於涕泣殊未喻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爲仁哉惟是

壯輿能順續先藁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家
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䕶都水使者父子
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成紀年又何其酷
似休徵之成梁典耶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甞
令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
首奉之不忘益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
知然心亦似疑先丈為一代異人也況今憂患之餘五
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魯直所

作先大志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擻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於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羣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宫室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耶使學

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鬬彼芟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羞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言行之詳輸說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别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為如何是亦報幼童之知耳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陝之河倉去冬再蒙厚恩領祠廟其受命時適有役解梁且棲薄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令託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

立之久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頗有望於此子今復奈何壯輿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惟强飯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答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啓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

以文辭著見於外歟書稱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斯世而發歟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親於是過矣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何為藏之而不言歟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蘇州與秦徵君糸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

送素服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
文潛知潁州爲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赦不知又
如何哉吾親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則不特有
大於憲成公之門户亦使朝廷復有如憲成公之大臣
豈不幸甚吾親之所不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
親憐此區區之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羇旅無聊爲報率
略正月十六日說之上千七哥

答李大同先輩書

說之啓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知其為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歎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耶足下雅意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為之龍門者乃遠有得於古之人顧孰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為科舉之學恥乎輕薄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為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為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獨是之說耶曷

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為儒生矣顧何能外是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没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如飢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而實乎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欲觀孔子則自顔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云爾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

黄散之子能以門戶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矩者有幾人哉先世之事欲新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故也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宜正月十六日說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泉李奉議書 一作與王灃

說之頓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高居

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之役雖苦留强挽恐不得使逕吏之淹也又適當致齋一日曾一尊之不設況又常平使者之來館餼俱廢重令人怫鬱慚歎豈無意修書以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繼至雖欲自乘少時之間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怵迫朝暮之間展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塵以三沐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懷而不為好德者攄發所謂歐陽之文雖不

敢謂前無作者第恐後之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他人孰可以儷吾歐陽子哉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舍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

祖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祖申韓以為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洒掃應對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

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省元革者自謂鄉里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舍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綆不足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闗中横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祖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雍間舍横渠先生而不論則説之所未喻也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

何日雨暘不常更希强飯自愛説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姪公逸代書匆匆不宣八月九日説之再拜

答陳建藻先輩書

説之啓頃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茍冒霜露之險阻馬蹇僕曳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知所止矣君子爲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爲也何

則不歸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舍大易而為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為也無乃喪己而役物乎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為江浙之遊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罷竄逐之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之辭也

而乃遠遺陳希顏近不及王逢原頗急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辭云爾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特為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既哉連日羣從俱為避地之役頗冗奉謝稽緩尤增愧仄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答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啓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人傷厲

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古前日賦是詩

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國家重熙累洽人物甚盛因

後賢而識先德覩前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閎天之無

子也所謂老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

之奉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

秘書崔監皆高郵老成人也亦天下之老成人也凜凜

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於蕩之詩而有待於僕乎

恐天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

切稱為俗學遂亦發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
盛意萬一不宣說之上吳君

答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啓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
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馬温公之傳則
益知一作尊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攣以為法穿踰以為
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
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强曰

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知無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也爲能得中之所以爲中者也嗟夫學之難也伊川已自一作晚畔乎二先生之説矣他人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同年之契不鄙老罷斥逐之蹤修書見過且言久爲中庸之學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爾輒以所聞篤世好而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强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積德

未一有大字顯於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旃不宣說之上

答袁季皐先輩書

說之啓流落在郵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温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投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史然孰謂子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

名而未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横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乎敬其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草槀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横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足下

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功詭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者被其盲聾而不知非仕者畏其罪吕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伯夷不諫武王劉向强聒於漢商鞅能必行其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咈以從先王之道平頒興積不問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說雜然並傳六藝中矣因

自駭愚而肆也以為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下逮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為禍大矣而猶未若執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獎則如何其徒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冦

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荆公排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荆公又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據相輪恐難久以安也幷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爲報稽緩悚仄不宣

二月十九日說之上

答朱秀才書

說之啓朱君秀才足下說之遠吏海陂管庫初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飢寒如舊職事艱窘勘劾詬責相尋忽忽何暇及一日學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為說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輒因以為謝說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彝敦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傾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彷徨竊自咎其力

之不足而哀懷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
錦貴五色炳燿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斤所賤必稱
瓦礫而銅雀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
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署鼓則補綴愈多而愈
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
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鋭氣角為新說不知其何以
耶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
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

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詁而為新說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此而玩簡易質直之說不苟異不尚竒與古書晝鼎彝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故敢以為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十五日説之上

與黄丞相書

說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啓僕射相公黄閤之下說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羈旅僅存之身飢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下執事如聞相公欲以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俟命於一之日而疑多艱齟齬之人未

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安能屈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本朝王文正公則從容以厚楊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頫不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祖宗故事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遏讓而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終難以自言矣

惟相公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二日説之再拜

景迂生集卷十五